

【自白】

绿釉黄斑有唐韵

□本报记者 高玉璞

我是一条被釉色凝固的鱼龙，距今1000多年前的一天，当我第二次从熄灭的窑火里悠悠睁眼时，身上的鳞片就保持着一直游动的姿态。在人们的“啧啧”赞叹声中，我使劲回忆，终于厘清了事情原委。

那天，工匠经过分体模压、接组拼为我塑型后，未等他擦干净手上的泥巴，我已能用鳃呼吸。

工匠小心翼翼地把一颗珠子放在我的双唇间，像是自言自语，又像是对我说：“看天气最近没雨，晾几天就能入窑了。”接着，我被放到毡房外，在习习清风中听了几天雁鸣，便被送进窑炉，业内人称为“素烧”。

经历风雨方能见彩虹，窑炉里的高温不仅让我体质坚硬，而且皮肤有了淡淡的粉红色。

工匠又给我敷上化妆土，为我“量体裁衣”地罩上了色釉，还在里面加入了能改变它们颜色的金属氧化物，好像安慰我似地说：“再在窑里烧一次，这身漂亮衣服就永远是你的了。”我又被送入窑中。

这次的窑火温度没有第一次那么热，我感觉到身上的衣服像缓缓流动的辽河水波，釉彩在流动间逐渐呈现出鲜艳浓厚的黄、绿、白色彩。由于我的胎体已经经过一次烧烤，所以这次在窑火中基本没有气泡进入釉层，这样我的衣服便显得洁净纯透。对了，我还要自豪地告诉你们，在我的衣服，也就是釉料中，配入天然硼砂，是辽三彩在全世界的首创！

我在窑火中像烤蛋糕一样被烘焙着，感觉身体越来越硬朗，越来越充满力量。一阵清凉扑面，我看到敞开的窑门，看到匠人的脸像绽放的菊花。

在人们的品头论足声中，我知道自己已经成为一只艳丽的摩羯形三彩壶，通长29.6厘米，通宽13.4厘米，通高22厘米，足径11.5厘米。龙首鱼身的我卧在仰莲座上，口含宝珠，嘴的中空处是流，注水口“藏”在龙角后，脊有双翼，翼与尾之间用梁连成执柄。昂首展翅翘尾的我，仿佛随时就能一飞冲天。

通过人们的聊天我还得知，我的造型是匠人在秉承中原文化“鱼化龙”的基础上塑造的，烧制我的技艺也建立在唐三彩的基础上，所以我身上既有我们这个时代风格，也有唐风的遗韵。

辽三彩摩羯壶出土于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



精彩讲解扫码阅读

龙首鱼身的摩羯卧在仰莲座上，口含宝珠，嘴的中空处是流，注水口“藏”在龙角后，脊有双翼，翼与尾之间用梁连成执柄。整体看上去，昂首展翅翘尾，仿佛随时就能一飞冲天。



流光溢彩摩羯壶

□本报记者 高玉璞 通讯员 姜子强

摩羯是“舶来”品，形象源于印度神话中一种长鼻利齿的鱼形动物，寓意为河水之精、生命之本，有吞噬一切烦恼的法力。摩羯的形象随着佛教传入中国，融合了本土“鱼化龙”的美好祝愿，流行于唐代以后的各种器物上。北方契丹人深受唐文化影响，在传承的过程中进行了创新。



辽三彩摩羯壶

通长29.6厘米，通宽13.4厘米，
通高22厘米，足径11.5厘米。

(本版图片由通辽市文博院提供)



辽三彩源于唐三彩，主要釉色为黄、绿、白相间，出现在辽代晚期，是辽代陶瓷器中最华丽的篇章，也是我国陶瓷艺术宝库中的瑰宝。

在通辽市文博院“中国古代史（上）”展厅，陈列着国家一级文物——辽三彩摩羯壶，出土于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宝康乡核心窑村。该壶陶胎，施黄、绿、白三彩釉，色彩鲜艳浓厚，造型为龙首鱼身，卧于仰莲座上，呈“U”字形昂首翘尾，鱼脊有双翼，口含宝珠，通体浮雕鱼鳞，线条流畅，为辽三彩之精品。

“三彩”一词较早见于隋末陈陶在署名寂寥的《陶雅》一书中：“西人以康熙黄、茄、绿三色之瓷品为素三彩”。古人称红色为赭色，红色之外的颜色则称为素色，茄色则指紫色。民国时期，河南洛阳北邙山一带的唐代墓葬出土了一种多彩的釉陶器物，以黄、绿、白釉色为主，时人援引前述“素三彩”概念而称之为“唐三彩”，这是我国较早出现的三彩器。

三彩器属于二次烧成的金属釉低温彩陶。制作程序依次为采矿、粉碎、淘洗、制胎、成型、装饰花纹、晾坯、施化妆土、入窑高温烧成素胎，尔后施釉，再次入窑，经低温焙烧而成。釉在焙烧时粘度小，流动性大，在烧制过程中进入胎体釉层的气泡容易排除，留在釉中的气泡少，所以有透明感。白釉和黄釉为铁离子里着色，绿釉为铜离子着色。

通辽市文博院工作人员姜子强介绍，辽三

彩烧成工艺原理与唐三彩相似，特点是有独到的装饰。大体说来，其装饰技法可分为胎装饰和釉装饰两种。胎装饰的主要技法包括剔刻、模印、贴塑等，从制作工序的角度讲，胎装饰一般都是在施釉前进行。釉装饰是利用釉色效果起到装饰的作用，以不同颜色类型的油料涂施，达到掩盖胎体本色，美化器物的装饰目的。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，我们的祖先就会用岩石和泥巴制成釉装饰陶瓷。辽三彩常见的施釉方法多为釉装饰。

辽代三彩器物大多以生活实用器为主，器型主要有方碟、圆碟、海棠花式长盘、高座盘、套盒、砚台、注壶等，辽三彩摩羯壶便是注壶。辽三彩烧制的动物形象器物如鸟兽、龙凤、兔子、鱼、骆驼等，不仅反映了辽代社会生活和风俗，也体现了辽代陶瓷艺术的特点和风格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。

摩羯是“舶来”品，形象源于印度神话中一种长鼻利齿的鱼形动物，寓意为河水之精、生命之本，有吞噬一切烦恼的法力。摩羯的形象来源于鲸、象、鱼、鳄等动物，随着佛教传入中国，融合了本土“鱼化龙”的美好祝愿，流行于唐代以后的各种器物上。北方契丹人深受唐文化影响，对摩羯造型表现出浓厚的兴趣，在传承的过程中进行了创新，使之成为契丹人生活中经常使用的器物造型或装饰纹样。

姜子强说，“摩羯”这个概念传入中国不晚

于三国时期，吴地康居国僧人康僧会译《弥兰经》时说：“海有神鱼，其名摩羯，触败其船，众皆丧身，弥兰骑板，仅而获免。”鸠摩罗什译《大智度论》中有“是摩伽罗鱼王开口，一是实日，两日是鱼眼，白山是鱼齿，水流奔趣，是入其口”的记载。

印度和中亚的摩羯形象没有翅膀，唐代摩羯身形饱满，将印度摩羯昂首卷尾的静态姿态变为鱼跃飞腾状，后期又添加了展开的翅膀，彰显出刚劲而富有活力的时代风貌，辽代和宋代文物中的摩羯形象也是如此。

隋唐时期，石刻、金银器、陶瓷中均有摩羯装饰，多为嘴大张、长鼻卷起，有的有角，有的口含宝珠，鱼身，有双翼，这时多为单个装饰，少数成对出现。至宋代，越窑和耀州窑的瓷器底部装饰很多，成对摩羯已经增加，水波摩羯较多，形象越来越接近龙首鱼身。

辽代是摩羯装饰发展的繁荣阶段，大量的金银质、玉制、琥珀、瓷质等摩羯器型出现，这与辽代继承唐代文化关系密切。西夏和金代，摩羯装饰多用于美化屋脊，金代还在铜镜上出现摩羯纹，元代以后，摩羯纹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。

辽三彩摩羯壶不仅展现出辽代陶瓷工匠的创新精神与卓越技艺，也让我们看到了唐朝的流风遗韵，体现出中原文化对契丹人生活的影响。

【观点】

文明互鉴共芳菲

□孟祥昆

辽三彩摩羯壶作为辽代陶瓷艺术中的精品，无论从造型特点、制作工艺或历史价值与艺术价值，都反映出这一时期高超的陶瓷器制作水平。

从造型设计看，辽三彩摩羯壶展现出匠人独特的想象力与创造力。龙首鱼身的摩羯造型，体现了当时多元文化融合的特色。摩羯昂首摆尾，动感十足，生动的姿态赋予了器物蓬勃的生命力。脊生双翼，不仅增添了神秘奇幻的色彩，也使其身上龙的特点更为突出，寓意摩羯能够像龙一样一飞冲天。口含宝珠，为整个器型增添了祥瑞之气。

辽三彩摩羯壶的精湛工艺更是令人赞叹。通体浮雕鱼鳞，每一片鳞都雕刻得细腻逼真，仿佛能感受到鱼儿在水中游动时鳞片的闪烁。莲花代表纯洁与神圣，将摩羯壶放在仰莲座上，不仅增加了器物的稳定性，也体现了中原文化对其艺术创作的深刻影响。

辽三彩独特的烧制工艺在这件器物上也得到了充分展现，色彩鲜艳，光泽温润，历经千年岁月洗礼，依然光彩夺目。

从历史价值角度而言，辽三彩摩羯壶是辽代社会文化的一个缩影，它见证了辽代与周边地区的文化交流。以游牧为主的契丹人最初不使用陶器，受中原文化影响后，开始使用陶器和建造瓷窑，并形成独具风格的陶瓷文化。

辽三彩摩羯壶是一件历史与艺术价值兼具的稀世珍宝。它凝聚着辽代工匠的心血与智慧，承载着辽代的历史与文化，为研究辽代的审美观念、工艺技术以及对外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。今天，当我们凝视这件精美器物时，仿佛穿越时空，感受到那个时代的魅力与风采。它的存在不仅是对过去的铭记，更是激励我们珍视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源泉。

（作者系通辽市文博院院长、研究馆员）

【史话】

独树一帜辽三彩

关于摩羯的故事，要从恒河之畔的古老传说讲起。在印度神话里，摩羯是水神的坐骑，集象鼻、鳄鱼齿、鱼身于一体，象征着河流的力量与生命的孕育。这个充满原始张力的神兽，随着佛教东传的脚步，在三国时期经西域进入中国。吴地僧人康僧会翻译《弥兰经》时，首次将其音译为“摩羯”，从此，这个带着异域风情的名字，在中原大地生根发芽。

唐代的工匠们最先接纳了这个外来者，却不愿完全复制它的狩厉；洛阳龙门石窟的浮雕上，摩羯甩动鱼尾，口中衔着象征吉祥的宝珠，鱼身覆盖的不再是印度式的几何纹，而是中国化的鱼鳞片，透出“鱼跃龙门”的意韵。此时的摩羯，已悄然披上了中原文化的外衣。

当契丹人在辽河之畔建立辽国，善于吸收的契丹人又赋予了摩羯新的生命。他们摒弃了印度摩羯的复杂造型，取龙首象征权威，借鱼身寓意富足，添双翼暗合“腾云驾雾”的游牧想象，最终定格为“龙首鱼身”的经典范式。

辽代工匠的智慧更体现在对唐三彩技艺的突破性创新，他们沿用二次烧成法，在釉料中加入天然硼砂，使黄、绿、白三色釉更加通透艳丽，这种技术革新比欧洲早了5个世纪。因辽三彩继承了唐三彩的传统技法，故史学界、考古界称之为“辽三彩”。

辽三彩和唐三彩有明显的区别：胎土不同，唐三彩中有蓝色，辽三彩中没有；注重实用性，唐三彩多为明器，辽三彩则多以日常生活用具为主。辽三彩上承唐三彩，下启金元三彩，是辽瓷文化中极具代表性的品类，其精湛、精良的纹饰，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重要席位。

当唐三彩在草原窑火中重生，中华文明便如这釉色斑斓的摩羯壶，在吸纳百川中永葆青春。这或许就是历史赐予我们最珍贵的启示：文明因交流而多彩，因互鉴而丰饶。（雷焕 供稿）